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宪昭,等.“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笔谈[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6):1-13.

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是三个关系密切的学科,具有共性研究与交叉研究的客观基础。三者之间存在许多交集,并表现为互动共生与相互影响。将三者相结合,共同探索中华文明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赋予的任务,也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当今多学科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神话学建设推动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学科建设;神话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6-0001-04

近日,一直倾心于中国神话学学科建设的华中师范大学孙正国教授拟定了一个“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题目,让我谈谈想法。面对这个问题,惶恐之后又难免萌发出一丝惊喜与欣慰。惶恐何为?细想起来,无非是因为这样一个如此重大而深刻的论题,自己平时却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认为没有深入思考的必要,所以对这个问题只是一知半解,局限于皮毛;心中油然而生的慰藉与惊喜则源于学术界已经悄然注意到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开始多维度审视这三者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学术意义与文化价值。正源于此,我站在中国神话学学科建设角度,谈谈对其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粗浅认识。

一、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具有共性研究的客观基础

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都是细分出来的学科,看似关系不大,其实不然。试图考察这个问题,还需要先大致廓清三者的学术边界与基本特征。

“神话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神话研究或探讨神话的一门科学。关于神话的研究对象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据此还出现过原生神话、次生神话、拟

神话等不同说法。研究对象不同会导致神话学边界的差异,好在不同的神话研究者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神话是人类史前文明就已经产生的一种古老艺术,是关于神或神性人物的叙事,但这种叙事不是无中生有或空穴来风,正如马克思所说,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P761)}。神话学家袁珂所言“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2],也同样强调了这样的理念。既然神话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文化精神,它就会在中华民族的万年文化史中通过口头、文献、文物、民俗等多种渠道不断传承,并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自然融入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之中。

民族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广义上讲,可指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学。中国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学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在我国人文学科建设以及学术研究中,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一般会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收稿日期:2024-08-22

作者简介:王宪昭(1966-),男,山东聊城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神话研究。

称为“民族文学”，其研究主要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经过民族识别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以及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古代各少数民族文学。实践证明，包括民族文学在内的任何文学门类，在追溯其起源时都会把目光聚焦在神话这个文类上，这不仅是因为神话产生时间早，流传地域广，传播时间长，更重要的是，几乎绝大多数民族文学文类都可以在神话叙事中反观自身，寻找创作源头，发现神话与多类型文学的叙事关联。若从民族文学的维度看神话，从时间上可以考察神话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传承与发展，从地域空间上可以考察同一种神话或不同神话在不同民族地区的交流与融合，从语言上可以发现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诸民族神话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而从中发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华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学的文化功能。

“民间文学”作为学科名称，是与作家文学或书写文学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指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集体创作、多样态传承传播、广泛共享的口头传统及艺术形式。通常从文类上分为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戏剧、说唱文学、谚语谜语、曲艺等，目前学科分类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因其内容繁杂、形式多样，有些研究者又称“民间文艺”，进而将民间文学作品、民间艺术作品、民俗文化等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研究民间文学不能忽略具有文化基因性质和原型意义的神话，但回顾百年中国神话学研究史，不难发现，不少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古代文献中的神话，而古代文字自身的局限性，会造成对神话数量与质量的认识偏颇，因此其认为中国神话是片言只语、凤毛麟角，是支离破碎的，难以形成体系，而在西方神话面前自惭形秽，甚至妄自菲薄。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有神话，而是这块神话的富矿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发掘。一方面，多民族多语种保留了丰富的口头神话与民俗神话，采集与翻译整理存在滞后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地区和民族生产形态发展不平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还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阶段，呈现出神话生存语境的活形态，但研究者对这种现象投入时间不足，研究不够。当然，这些数量众多的民族神话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文化现象，很多神话母题又与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神话存在交流互动关系，并且这些母题又不断融入到少数

民族史诗、传说、故事等其他民间文学载体中。如果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神话综合起来研究，就可以建构出中华民族相对完整的神话体系。

二、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互动共生、相互影响

认为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显然有些牵强，但不能否认三者之间存在着很高比例的交集。这个交集的许多共性都会在任何一个门类中显现出来，把握这些显性特征，为我们进一步认知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交汇融合的内在本质提供了各种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3]所以，把神话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探索中华文明，是新时代赋予的任务，也是辩证唯物的科学研究方法。

神话对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具有影响关系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不仅表现为撰写民族文学史、民间文学史一般要从神话开始，更重要的是神话对文学传统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神话’不是被史学和哲学的课堂所放逐、被文学系中的民间文学专业所收留的所谓文学体裁概念，也不再是一个文学专业术语，而是具有文化发生期原型编码作用的思维和符号载体。它会以文本的和非文本的形式体现为神话意象、仪式性的建筑物、宗教礼器，甚至大量地沉积在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早期的造字想象中。就此而言，在探索前哲学和前文字的史前时代的集体观念或意识形态时，神话的概念应该是远远大于文学的概念。”^{[4](P260)}从这个角度看，神话是一种兼具文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型艺术，所涵盖的范围会超越文学。马克思全面审视古希腊神话得出的结论认为，古老的神话直至今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P762)}。这一论断对任何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具有普遍性理论意义。一个民族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不能没有自己的神话。因为这些口耳相传的神话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记忆，更是具有神圣性的历史叙事。如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彝族的《梅葛》《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

基》、纳西族的《创世纪》、苗族的《古歌》等神话史诗等,都属于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甚至与民族根谱有关,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许多神话元素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或文化基因,深刻影响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如,不仅神话中塑造的诸如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祖先在多元民族文学、不同类型的民间文学中常常出现,而且像龙、凤、麒麟、莲花、石榴等多种神话中的吉祥意象也会在不同文类中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至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中应用的相似的神话思维更是草蛇灰线、藕断丝连,在某些特定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作品研究与创作方法研究中,如果不探究其相关的神话根源,就难以做出准确的解释。

当然,我们说神话影响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对神话传统是一种简单的被动的接受关系,更应该看到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具有互动互鉴的特点。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实践看,这两类文学形式对保留、传承和发展神话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中国万年神话何以能够经历时间长河的冲刷流传至今,并不是因为神话本身自带光环或者成为一方神圣,而是因为它自身塑造的优秀文化精神通过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创新创造而培育出广大的创作群体与接受群体。以民族文学对神话的贡献为例,正如研究者所说:“至于神话,汉文史籍上记载的也着实不少,但经过历代文人之手,已看不清它们的本来面目。而且记述极为简略,已失去了神话本身的具体性和生动性。而少数民族神话一直在口头上世代传承,它们已经成了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载体,其中凝聚着民族创造力和集体智慧的精华。这也是汉族文学所欠缺的。”^{[5](P4)}民间文学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把神话比喻为“鱼”,我们所看到的书面文学中的神话资源,只能说是一些“鱼”的标本,需要不断解读才能略得其味,而广大民间民众生产生活中传承、应用与不断创新的神话,才是生活在水中的一条条鲜活的“鱼”,这些“鱼”不但能生长,而且还能不断繁衍,因此也充满了生命力。正是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共生互动,反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也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神话学建设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神话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作为相互关联又各

具特色的学科,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大传统”。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文化大传统“特指无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而探索无文字的文化传统的问题意识,自觉地引领研究者走出文献本位的传统研究窠臼,将文字书写传统视为后起的小传统,并将深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目标加以理论化,即从文字文本研究朝向‘文化文本’构拟的整体认识的创新之路”^[6]。这里提出的“文化文本”说,看似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思考了将神话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三者跨学科共建的有效渠道,打破了我国传统学术分类将神话归属为民间文学,将民族文学弱化为个案文学的种种误区,进而形成多学科贯通、多边整合的新时代新文科观念。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神话学界,长期形成的欧洲神话理论中心论、希腊神话范式论、汉文献神话正统论等似是而非的理念,误导了中国神话的研究,忽视了我国各民族极其丰富的神话资源以及活形态神话在各民族神话中曾经占有的主导性地位,因此,要“关注少数民族神话、关注活形态神话,以推动中国神话学理论的建构”^[7]。这种学术理性、学术责任与担当,本身就建构在中国神话学、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整体关系之中,对推动三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从目前中国神话学建设而言,已有的自主性研究上升为新时代更加自觉的学科建设。如目前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研究院,作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基地与智库机构,在国内外的人文学术研究与话语创新体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在中国神话学本土理论建构与神话学、民间文学话语体系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彰显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了积极探索。同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设立的神话研究院,整合院内文学与艺术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力量,形成了相应的研究团队,开设《神话研究文库》《神话研究集刊》两个研究成果平台,重点开展了中国古代神话文献整理研究,神话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巴蜀神话研究,道教与神话研究,四川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神话与文学、艺术、美学的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细化神话学学科内容和实践,有效推进了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

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中,中华民族丰富的神话资源正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积极贡献,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或将神话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或作为新学科建设的契机,

或作为传统学科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都为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中国知网显示,近些年把神话作为选题的学术论文,特别是研究生毕业论文呈现出递增趋势,研究群体的培育为神话学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有学者强调,“神话学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8](P643~651)}这种实践性又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发展需要是高度一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就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发展于民间,只有与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相一致,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出积极的文化功能。无论是神话学建设自觉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相结合,还是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中积极关注神话学成果,都是相互促进的有效路径,顺应了新时代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2]袁珂.再论广义神话[J].民间文学论坛,1984(3).
- [3]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4]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5]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6]叶舒宪.物证优先:多重证据法与“玉成中国三部曲”[J].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0(3).
- [7]李子贤.活形态神话研究与中国神话学建构[J].民间文化论坛,2010(3).
- [8]张振犁.中原神话考察述评[A].马昌仪.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下)[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神话学与国学研究范式的更新

唐启翠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20世纪国学研究新方向开拓和范式更新换代中,超学科的神话学是重要的学术驱动力之一。从历时性视角来回看,其大致经历了神话作为新学问、新理论,神话作为方法和神话作为资源三阶段的发展。神话学渐渐成为一种新的用以观察和解释人类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历史书写、文化认同等理论视阈。而中国文学人类学派则通过神话观念的更新、神话载体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在国学研究园地种植了一片新林,成为新文科理念的先驱性实践者。

关键词:神话学;国学;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6-0004-04

2024年1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编写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公开发布,其中的新动向有:消失27年的“民

间文学”重回二级学科目录,而在这27年里承担了民间文学部分研究工作的“文学人类学”^①,作为交叉学科首次出现在学科目录上,隶属于二级学科文

收稿日期:2024-08-22

作者简介:唐启翠(1975-),女,湖北襄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礼制与神话、玉文化研究。

① 1997年,学科目录取消民间文学,分化到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民俗学。民间文学主要研究对象是民众以口头方式创作、流播、传承的文学,分支学科包括神话学、故事学、传说学、歌谣学、史诗学等。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成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神话与艺术)、中国多民族文学协同研究、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格萨尔》文献辑录及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神话卷等方面有效承担了民间文学的学科功能。详参叶舒宪2024年4月13日在福州“跨文化交际·文学人类学与译介研究”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文学科目录更新与文学人类学的未来”。